

我们家的龙眼古树

吴捷

我的故乡，在高州市大坡镇桃杏村委会三鼎村。村子依山傍水，民风淳朴，而我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是村口那一棵产权属于我们家的龙眼古树。

它生于何年，已无人说得清。村里老人说，他们儿时，这树已是参天古木。依我所见所历，它至少走过两百年风雨。两百年晨昏交替，寒来暑往，它静静地立在村口，看着三鼎村一代又一代人出生、长大、远行、归来，成了村庄无声的长者，也成了我们最坚实的根。

记忆里，这棵龙眼树如一把撑开的巨伞，树冠舒展，占地约九百平方米，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晴天，烈日被层层绿叶挡在天外，只漏下细碎金光，铺成一地温柔斑驳；雨天，雨水顺着枝叶缓缓滴落，树下自成一方清爽天地，成了全村人天然的庇护所。

当年，我们家全部的经济来源，几乎全靠养猪。

父亲是三兄弟中的长子，又是当年桃杏大队的干部，肩上担子比谁都重。为了扶持两个弟弟，撑起整个家庭，解决一家人的生活温饱，他下定决心，在古树下请人建起一间一百多平方米的猪舍。猪栏里养着几头母猪，每年都能产下几十头小猪，那是全家最要紧的收入来源。

父亲勤快、细心、懂门道，把猪养得格外好，在整个大坡公社都非常出名，远近乡亲无不称赞、人人羡慕。可谁也没想到，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整个家庭的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一边是大队干部的身份，要顾全大局；一边是长子的责任，要养家糊口。父亲默默承受，从不多说，只是依旧细心照料着猪群，咬紧牙关，把日子一点点扛过去。古树下的猪舍，不只是生计所在，更是一位干部的坚守、一位兄长的担当、一个家庭在艰难岁月里的倔强与尊严。

母亲也同样辛劳。为了养好猪，她常常上山砍柴，背回来烧火煮猪食，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一身汗水，全是为了这个家。风吹树叶的沙声，伴着灶膛里的柴火声，猪栏里的哼叫声，交织成我童年最真实、最温暖、也最心酸的声音。

树冠之下，原本卧着两块每块约四平方米大小的巨石，但巨石有点凹凸不平，不知在古树下静立了多少年月。每到盛夏，日头毒辣，村民们干完农活，便

不约而同来到树下，坐在这两块大石头上乘凉。老人们摇着葵扇，聊着家常；年轻人歇脚擦汗，喝着粗茶；孩子们在旁边追逐嬉闹。风从林间穿过，带着草木的清香，吹散一身疲惫，也把一村人的烟火气，安安稳稳地落在树下。

可如今，一切都变了。后来村民建房，泥土越堆越高，这两块巨大的石头，早已被深埋地下，再也看不见踪影。村里也铺上了水泥路，环境焕然一新，旧时的模样，渐渐被时光抹去。只有这棵古树，依旧站在原地，默默看着村庄的变迁。

这棵我们家的古树，更是一棵慷慨的树。风调雨顺的丰年，满树硕果累累，一年可产龙眼一千多斤。一串串金黄饱满的果实，压弯了粗壮的枝桠，甜香飘出很远。每到采摘时节，树下便热闹非凡，大人搭梯采摘，孩童树下捡拾，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摘下的龙眼，清甜多汁，分给左邻右舍，送给亲友乡邻，余下的晒成龙眼干，存一冬，甜透岁月。它从不吝嗇，把最好的果实，悉数献给这片生它养它的土地。

而于我，于我们这一代孩子，这棵古树，更是童年最珍贵的乐园。它的枝桠遒劲有力，向四周远远伸展，有些枝干粗壮而绵长，恰好成为我们最天然的秋千架。不知是谁最先想出的法子，寻一根结实的长绳，牢牢系在伸向远方的树杈上，一头垂下，便是一架最简单、也最刺激的秋千。

那时的我们，天真烂漫，无所畏惧。抓着绳子，脚用力一蹬，身子便腾空而起，一上一下，随风飘荡。风从耳边掠过，山野在眼前后退，心跳伴着笑声，在半空里飞扬。那种腾空的自由，那种迎风的畅快，如今想来，依旧惊心动魄，又满心欢喜。全村的孩子们都爱聚在树下，排队等候，轮流荡秋千，你追我赶，吵吵闹闹，不知疲倦。树下的泥土，被我们踩得坚实平坦；树上的绳痕，刻下了我们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笑声，那些呼喊，那些简单的快乐，全都被古树默默收藏，成为一生都无法磨灭的记忆。

光阴匆匆，岁月流转。当年在树下荡秋千的孩童，如今已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为生活奔波，为前程忙碌。而那棵我们家的龙眼古树，也在时光里慢慢老去。它的树皮更加粗糙皴裂，布满沧桑的纹路，像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



部分枝桠渐显枯朽，不复当年的繁茂苍劲，身姿也少了几分挺拔，多了几分沉静。

每次回乡，我总要走到树下，静静地立，轻轻抚摸它粗糙的树干。指尖触到的，是两百年的风霜，是几代人的记忆；是父亲作为大队干部的担当，是他养猪出名的骄傲，是被公社批评的委屈；是母亲上山砍柴的辛劳，是一家人相依为命的岁月；是被泥土深埋的四平方米巨石，是铺成水泥路的旧地，是回不去的童年，也是剪不断的乡愁。

我总以为，它会渐渐沉寂，渐渐归于平静，可每到春日，它总会如约开花。

今年亦是如此。枝头新蕊初绽，细碎的花朵缀满枝间，淡淡花香，轻轻弥漫在村庄的空气里。老树枝头，新生的绿

意与苍老的枝干相映，枯木逢春，旧枝开花，生生不息。它老了，却从未放弃生长；它累了，却依旧坚守故乡，坚守着我们家的根。

这棵龙眼古树，早已不是一株普通的树。它是三鼎村的地标，是岁月的见证，是乡愁的寄托，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它守着山，守着水，守着村庄，守着父亲的担当，守着母亲的勤劳，守着我们一家人的岁月，守着我们一代代人的童年与归途。

石头被埋了，路变新了，村庄变了模样，可这棵古树还在，我们的根，就还在。

树会老，人会老，可藏在心底的乡情与记忆，永远不会老。愿这棵古树，岁岁平安，年年花开，继续守着我们的三鼎村，守着我们永远的根。

“爬格子”之乐

陈汝雄

前不久，我把自己退休后“爬格子”写作发表的近百篇作品集结成册，名曰《落霞无言》，并送给一位原单位的通讯员赏阅，他接过书后惊讶地质问我退休了怎么不好好游山玩水享受人生还在写东西干这么辛苦的事啊？我一时语塞，内心五味杂陈，几十年来“爬格子”写作的苦与乐在心中翻涌。

1992年下半年，我在茂名石化公司直属机关党委工作时，公司机关有一批人员要调整到实华公司等单位，那时的实华效益很好，是很多人抢着去的“香饽饽”，我的名字也被列入了去实华的名单之中。可当时我觉得，自己刚刚参加完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中文本科学历，还未写出多少东西来，于是让公司直属党委领导联系公司宣传部领导，并

把自己在《茂名日报》发表的十多篇散文给宣传部领导看，想到《茂名石油报》工作。很快便得到宣传部领导同意，于当年12月调入《茂名石油报》从事企业报刊记者编辑工作，开始了漫长的“爬格子”之路。

期间，我经常主动联系基层单位采访企业新闻和先进人物事迹报道，每年的上稿数量都是报社4名记者中最多的。我不断向外部报刊投稿，尤其是向《茂名日报》《茂名晚报》《中国石化报》《中国化工报》投稿发表，宣传茂名石化公司，树立公司良好企业形象，因此连续9年被《茂名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且连续多年被《中国石化报》评为优秀兼职记者。

1996年，公司经理办领导认为我“爬格子”爬得还好，写

出来的东西有质量有分量，得到他们的认可，曾三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调到经理办来写材料，我几经思考，还是放弃了这一能升迁的良机，坚持留守在《茂名石油报》社，许多亲朋好友都认为我傻，我却以“爬格子”为乐，以苦为乐，且被提拔为《中国石化报》驻茂名石化公司记者站副站长。

2003年，国有企业改制分流期间，许多辅助单位与国企主体单位分流，大量人员下岗转岗。当时已更名为《茂名石化报》的企业报也受到冲击，人员从12个人精简到只剩3个半人，其中有位部门领导兼职一版编辑工作。面对如此情形和前景，我和一些彷徨动摇，托人联系茂名众和化塑公司领导，且征得他们同意我调过去工作，正准备办理调动手续时，我犹豫了，以为自己这

辈子与“爬格子”结下了十多年的情缘，至此真的要与之决裂割断了，内心十分痛苦，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我又主动放弃了去众和化塑公司报到的机会，留在《茂名石化报》继续以“爬格子”为乐。

之后，我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仍坚守“爬格子”阵地，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坚持不断写稿件，笔耕不辍。在《茂名石化报》默默耕耘坚守了30年，直至退休后，仍时不时在电脑或手机上写稿，至今仍有稿件在《茂名日报》《茂名晚报》，以及《茂名石化报》《粤西文苑》等报刊发表。几十年养成的笔耕习惯使我把“爬格子”写作当成了一种人生乐趣，在枯燥无味的文字里获得许多快乐和慰藉，每当一篇自己冥思苦想、苦心熬制出来的文章见报发表时，内心充满

了无穷的快乐。至今已在各级报刊发表三百多篇文学作品及两千多篇新闻作品，且集结成书，名为《荷露无痕》《秋叶无声》《落霞无言》及《耕栽苦耕路》。

如今虽然不用在信纸上“爬格子”写稿了，但我仍坚持在电脑和手机上“爬格子”写作，并把之当成退休生活中的养生之道。写作是一项很枯燥煎熬辛苦的脑力劳动，却很能锻炼人的脑力，特别是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让人变得更加严谨，一丝不苟。退休后的我坚持把“爬格子”写作当成延缓衰老的一种脑力劳动，当成一种乐趣，笔耕不辍，每当有作品发表时都感到无比高兴，这种简单的快乐或许在别人眼里不屑一顾了，可我感觉自己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被时代所淘汰，极其荣光，心里拥有满满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闪光的油城(三)

——茂名油城创业过程中的亮点

何炜明

中国石油贸易的先行者和前进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者将她扼杀在摇篮里，进行战争威胁、恫吓，还从经济、外交各方面对我国实行禁运封锁。20世纪60年代修正主义者也参加了这场反华大合唱。当年，中国为解决“贫油急需”问题，向外购买原油也不容易。茂名炼油首套装置建成后，1963年4月便突破“帝修反”的封锁，从东欧阿尔巴尼亚引进原油加工，随后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国引进原油加工，茂名也一直充当先行者。由于茂名有紧靠南海之滨的优势，之后，国家大量对外购进原油，对外进行石油贸易，茂名便成了先进基地。改革开放时，茂名已在石油进口贸易中居领先地位，进口的石油品种居全国之首，进口国遍及50多个国家(地区)，石油品种共140多种。1980年茂名出口国际市场的石油产品占全国的七分之一。

1988年茂油公司向外输出的产品达140种之多，销售商品遍及38个国家(地区)。1998年，茂名加工20多个国家的原油，原油品种多达74种，有6000万吨之多，占当年全国进口原油总量80%。由于茂名石油进出口成绩甚佳，1992年，国家外贸部即已批准茂名石化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并允许经营进口原油加工产品复向外输出。茂名实际已成为国家石油贸易的桥头堡。

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茂名页岩油开发规划不仅有采矿、炼油，还有配套化工厂的建设。“二五”计划投入7亿多元，然而由于出现了天灾人祸，国家陷入三年严重困难，当时实际投入的资金仅有3亿多元，投资中断，化工厂系列便被搁置起来。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茂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站稳脚跟，以加工原油为主，

炼油副产品大量增加。当时省委书记刘田夫到茂名市检查工作，见到工程局撤离后，留在文冲口的大批厂房闲置，且茂油公司炼油产出可观的副产品，于是建议在茂名建立化学工业基地，经省市领导和省有关主管部门的研究，利用炼油副产品开展化工生产便做出了规划。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始，文冲口建设基地厂房，便基本上用于地方中小型化工厂的建设。位于公馆的原省石油公司的厂房也被改成了茂名化工一厂。这个厂随后大量生产炭黑，成了闻名全国的炭黑生产重点企业。丙烯、丙烯腈、炭黑、碳素、碳铵、氨水、腈纶、农药等，大批化工原料及化学肥料源源不断地从茂名运出。原先中断了的绢纺织厂，也换上了毛纺厂的新装，毛毯厂也跟着建了起来。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经市政府与茂油公司协商，刚起步不久的地方小化工厂，被“横向联合”起来，首座由企业与企业政府联办的“茂名化工纺织联合总厂”(当

时已升格为省内中型企业)出现在历史舞台。80年代前后，大型的30万吨/年的乙烯生产工艺装置开始在日本、西德等国出现，国家连续引进了三套30万吨/年乙烯装置。茂名发展的“联合总厂”已大大落后于形势，市政府与茂油公司多次研究，认为必须争取让30万吨/年乙烯落户茂名。故当国家计划引进第四套30万吨/年乙烯的消息传出后，市政府和茂油公司急起直追。由于全国各省市竞争激烈，第4套、第5套引进的装置，茂名没有争到手。当获悉第6套将要引进时，茂名政府和茂油公司领导便一再赶到省城“应试”，到北京参加“会考”。由于改革开放后，茂名加工装置大量引入技术和设备，原料生产水平已拥有优势，90年代交接时，第6套30万吨/年乙烯装置终于被引进至茂名。从“二五”破土动工建设开始，茂名人的“化工梦”历时30载，终于如愿以偿。

(本文原载《茂名故事》)

忆奶奶

陈冲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奶奶就走了，屈指算来，已经63个年头了。

奶奶这一辈子连个正式的名也没有。村人唤她，便叫她“统兴四奶”，统兴是我爷爷的名。那时正逢生产队时期，出勤干活要用名字记工分。奶奶没有参加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平日只为生产队养一头牛，此外，还给牛割草作饲料，拾牛粪交给生产队作肥料，这些都需要用名记工分，但奶奶没有名，只好写上“统兴四奶”作名了。

自我懂事起，奶奶便是一个老人家的。瘦小的身材，缺了牙的嘴唇，瘪瘪的凹进去。脸上爬满皱纹，头发花白，挽个小髻坠于脑后。衣服总是补丁压补丁。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连当地县城在哪个方向也不清楚，更别说逛县城了。一年到头，顶多趁几回杨梅墟，但她已心满意足。没有牙的瘪嘴，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活脱脱的一个知足常乐范儿。

奶奶勤劳俭朴，在村中是出了名的。她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沙田尾村，每次探望女儿，总是挑着一担空草筐出门，筐里放着那件平时舍不得穿的唯一没有补丁的上衣，到了沙田尾村旁才舍得穿上。在女儿家作客，吃了午饭回家，刚出到村外又赶忙脱下那件上衣放回草筐了。半路上找个草多的地方割草，割满担了，便挑回家。这在村中成了笑谈，全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连小小年纪的我也听说了。

人民公社时期，村办集体饭堂。有段时间提出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一日三餐干米饭。别人是高高高兴兴地吃，但爷爷奶奶却是把分到自家的干米饭一半煮粥吃，留下另一半晒干收藏起来。邻居看了，笑话爷爷奶奶“有福不会享，天生贱骨头”。但饭堂一日三餐干米饭没吃上二个月，便改为一日三餐喝粥。每人每餐领一盅二两米的稀粥(当年使用的还是1斤16两秤)，水多粥少，端起来能照见人头。不久，连二两米稀粥也供应不上，村集体饭堂彻底关门了。有些人饿得面黄肌瘦，还有些人饿昏了。村广场摆下了几口大铁锅，用来熬米糊粥，称为“营养粥”，饿肿者排成队长等候领吃，每人只能领到一小碗。僧多粥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这时，爷爷奶奶不慌不忙拿出早时晒干的饭粒出来熬粥喝，安然度过了那段饥荒岁月。当初笑话爷爷奶奶“有福不会享，天生贱骨头”的邻居，现在倒说爷爷奶奶有“远见卓识之明”了。

家乡有句俗语，阿妈疼“俵(lai)仔”，阿妈疼长孙。我为长孙，深得奶奶疼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我五岁生日时，奶奶从家里背了一口破铁锅到杨梅墟废品收购站卖，卖得两毛钱，用其中的五分钱给我买了一双彩色油漆木筷子，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用现代的眼光看，不卫生，绝不能用。但在当年，着实令我高兴，视作宝贝，还拿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呢。几十年过去了，这一幕还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仿如就在昨天。

村中有个外号叫“旺狗哥”的孩子，长得比同龄孩子都大，力气也大，摔跤比赛，打架斗殴，一班小孩无人能敌，我们都尊称他为“孙大圣”。有次“孙大圣”带领我们到村前的“江边垌”玩，玩耍中发现田埂边的洞穴里爬出一条两三尺长的蛇，用眼睛瞪着我们，竖起上半身，弓着腰，嘴里吐着黑色的舌头，样子怪吓人。我们见了，都落荒而逃了，唯独“孙大圣”不怕，他眼疾手快，猛地抓起蛇尾，一个劲地猛摇，将蛇足足摇了十来圈，那蛇已经被摇得晕头转向奄奄一息。“孙大圣”才停下手来，将它放在田埂上，跑远了的我们见状，才重新跑回来，围着那条蛇像在欣赏自己的战利品一般，指指点点，嘻嘻哈哈，说笑笑笑。那条蛇还像死了一般，一动也不动。我以为它真死了，也是出于好奇，用手摸了摸蛇头，不料在这摸摸中，蛇奇迹般地醒过来了，张嘴就咬了我一口，手指流血。这下大伙可就慌了神，纷纷说，毒蛇咬人会死的。连我们敬佩的“孙大圣”也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我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哭着跑回家告诉奶奶。奶奶听了，也大惊失色。有邻居说：“筒筒水能解蛇毒，快叫阿冲喝筒筒水！”正是“病急乱投医”，奶奶慌忙从邻居家拿来一条水筒筒，倒出一碗筒筒水让我喝。看着那碗黑黑的筒筒水，我不敢喝，正犹豫着。但奶奶在一旁催促说：“快喝啦，快喝啦，再不喝，误过了时辰，蛇毒发作起来，就没得救了！”这个时候，甭管多么难喝，多么脏臭，都得喝了，还有什么比死更可怕的呢？我端起碗，闭上双眼，皱着眉头，屏住呼吸，一饮而尽。这时，感觉舌头上舌根下那种麻辣苦涩的气味直冲鼻腔，想吐却吐不出。

奶奶还是放心不下，又带着我跋山涉水急急忙忙跑到几里地外的上岭村找蛇医看。蛇医看了我被咬的手指，说不是毒蛇咬的，不用担忧，但为安全起见，还是给了奶奶九颗药丸，吩咐奶奶让我每隔三个钟头吃一次，一次三粒，服完就没事了。我当时服了一次，回家后，遵蛇医的吩咐，又服了二次。是晚，果然平安无事。雨过天晴，好高兴，从内心深处直呼奶奶好。

奶奶没上过一天学，没认识一个字，更谈不上对我有过什么深刻的言辞教育。但她用她的行动，给我灌输了勤劳俭朴、知足常乐的美德，让我在日后的人生路上受益无穷。